口述人：辉从香（女，1935 年出生，云南省凤庆县白云村花木林寨子村民）

采访人：李新民（女，1988 年出生，草场地工作站驻站者）

采访时间：2011 年 2 月 21 日

采访地点：花木林寨子辉从香家中

采访时长：20 分钟 23 秒

采访原文抄录（访问人李新民简称“民”，被访人辉从香简称“辉”）

民:啊太?

辉:喂。

民:你去拿猪食该?

辉:嗯,啊银你还不去尼该?

民:我还不去尼,我来和你玩。

辉:来和我玩。

民:嗯。

辉:啊,照相啊?

民:嗯照相,你咯照?

辉:哎,阿太丑八什七呢,照什么相,阿乖。

民:咋会丑,又不丑,阿祖哪去了?

辉:你阿祖在地里。

民:没养着狗呢还是养啦。

辉:没养没养,我是那下头门给锁了不知哇。

民:我望见是锁着哇。

辉:锁咯该?

民:嗯,我刚刚从那点下来是锁着呢。

辉:这坐来啊乖?

民:嗯,好好,得啊祖你两在家该?

辉:你大佬那下头整那个去了是,你小佬么和你哥去了尼。

民:哦,大佬去那该?

辉:这下头整沟。

民:哦,整大沟该。

辉:嗯,三面沟说嘛

民:哦哦,我不听说耶。

辉:他们是那点做不知,叫你大佬打给你小佬打电话,关机不知打不着谁。

民:哦。

辉:我说问问小秀要小蒙尼电话。

民:么有什么事情该,啊太?

辉:样事情不有,么是说这打打瞧。

民:哦哦。

辉:他去时候痛。

民:嗯。

辉:上来啊乖?

民:哦,是咯。

辉:你啊祖我俩相片么照咯好些尼。

民:哦。

辉:是尽是得双相。

民:单相不照了该?

辉:单相有个是,吃盅水嘎啊乖?

民:哎,水不吃啊太。

辉:啊。

民:水不想吃一天在家。

辉:吃盅嘛?

民:嘛泡了啊太不想吃甜水娃。

辉:吃点什么你?

民:哎,我要吃才来你家么,阿太。

辉:吃盅水吧。

民:水不吃,阿太,水不想吃，一天在家。

辉:吃盅嘛?

民:莫泡,阿太,不想吃甜水哇。

辉:那吃什么?

民:哎,吃什么,一样不吃。

辉:那来阿太家吃什么?

民:哎,要吃什么才来么。

辉:啧,你小佬史宝。

民:哦,照的呢?

辉:你阿祖和我。

民:哪个时候照的?

辉:好几张呢,那里还装着呢。

民:那这个是?

辉:临沧人。

民:哦。

辉:这我们杨法形家俩,我们老石家俩。

民:哦哦。

辉:咋你阿祖我俩,你小佬石宝。

民:嗯。

辉:这里面装了一个是。

民:嗯嗯。

辉:这包包都装了些尼,啊乖你说,咋这包包都装些,我老石照回来,咋我们老石我们姊妹三咋,你说我是那个啊乖。

民:这个望得出来尼。

辉:我们老石就这个咯,多尼是那去完了不知,那那拿去了不知。

民:在城里照尼该?

辉:这小六家照,小石照些。

民:哦哦。

辉:多尼,是那去完不知,那那拿去完了不知,咋多尼,是那那拿去完了不知,咋你啊祖，咋老石我们姊妹俩,老方我们姊妹俩。

民:照得多尼该?

辉:老石我们姊妹俩,蛮廋就我是,我们老石是胖尼,啊乖,明年我是八十岁呀。

民:有八十岁啊。

辉:嗯,眼睛不会见。

民:八十岁还身体好尼。

辉:身体好我这天天,我这头偏偏在你啊祖这靠着。

民:那年照喂?

辉:去年是。

民:哦,去年照得啊。

辉:嗯,去年我老石回来我们小六家,么去年照,我们老石儿子照,我们老石儿子照去么,

 他回来么带回来给哇。

民:嗯嗯。

辉:姨妈我这照给你一两相说,多尼是人家拿去完了,这是空壳壳咯。

民:嗯。

辉:一起装着一起人家拿走了,这只是壳壳,你小佬是有三个那样,三个么我嘎那装着一个。

民:哦哦。

辉:装了两个。

民:嗯。

辉:这去年照么,去年才照么老了,啊要照相啊年纪轻些照。

民:哎,老了还不是好看尼 啊太,老了照出来好看尼,啊年纪轻照做什么?

辉:么年纪轻么照出来多好看点。

民:哎 老了还不是好看尼。

辉:老了么又多丑点。

民:哎 不丑哇,也不丑是。

辉:看这老了哎,你看这成个什么,你啊老婶家是啊十二嘎。

民:二十二。

辉:是咯,二十二,上满月坟,小侨旺叫下回,昨晚上你啊老婶又来一回。

民:哎 不是去得么,啊去尼嘛啊太?

辉:去尼嘛,咋在啊祖是哎八十三呀。

民:啊祖有八十三。

辉:嗯 慢慢八十三岁,我明年么八十岁咯。

民:那你属什么啊太 ?

辉:我属鸡。

民:属鸡,望着还年纪轻尼哇。

辉:我和你啊佬老海同岁呀。

民:啊么,我佬死了好几年啊。

辉:死了好几年。

民:十几年咯,十几年了。

辉:哎 不得,不得哇,不有人做啊,我这你大佬媳妇不有,你小佬媳妇不有是,一颗柴啊我拉,一把猪食啊我讨,今日那下头挖地。小润八他们烧砖时候烧了两三年么地不有挖过,那个蒿子有多高,这么粗颗颗,么今日去那挖地么,这才回来烧火尼。

民:还早尼现在才五点钟尼,还早尼。

辉:我们是五点就吃饭呀以前是。

民:吃的早咯?

辉:嗯 吃什么,啊乖。

民:样不吃啊太,啊吃什么么,得来和你玩。

辉:水吃盅么也不吃说。

民:我家里一天那么在啦吃,饭整吃了才下来的。

辉:那你要去了,还是不去尼?

民:我还不去尼,还在好几天尼。

辉:我是说我这泡给你盅水。

民:嘛泡嘛泡啊, 啊个甜水也不想吃。

辉:那去吃这点油粉去?

民:哎 不吃不吃。

辉:吃嘛,吃点。

民:不吃我才吃过尼。

辉:你怕什么,那坐坐下,我这烧火去,穿双鞋子。

民:雨鞋热?

辉:这里坐,啊乖。

民:嗯,好。

辉:我这去割那些么这样穿起,啊么,灰灰尼。你哪做事?

民:北京呀。

辉:北京的啊。

民:嗯。

辉:那这个叫小照云家的小弟,罗金存来说,说要叫去北京,小照云不让去,说她不有伴。

民:哦,要她去做什么?

辉:做什么不知,罗金存来说嘛 。

民:罗金存帮找。

辉:那你做什么?

民:我啊,我什么都做 。

辉:什么都做啊,这老长妹家,带着孙子,龙发妹今日说要结婚 。

民:哦,那去了?

辉:前天就去了。

民:他们爷孙三全去了?

辉:大孙子不去 ,只小的那个小涛去小涛 ,老长妹 ,小叮生他们三。

民:哦。

辉:他们爷孙三去。

民:眼睛疼吧,阿太 ?

辉:唉呀,眼睛不会见,只是这么马里马虎,眼睛不会见,唉呀,那几年娃娃生多些,我生娃娃十个呢,娃娃十个呢,死了六个,小时不死,尽是大了才死,唉呀,哭哭 现在眼睛都哭瞎了,一身病啊。

辉:那几年是那么苦尼,那么劳动 ,那么做是还不够吃 ,那几年是 ,那几年么你啊祖我 两是砍树卖 ,烧炭卖。

民:你望着我讲嘛我阿太。

辉:么去砍猪圈木头卖, 得是什么都卖, 只是那么找吃 ,么又喂啊爹 ,又喂儿女么这回么喂喂整整么大尼一起死完了。么又得小小尼这种 ,小小这种还不是又不会搞得吃, 啊找给吃尼么老尼么又不会动, 么那几年是我们, 现在一说一身病 ,因为那几年苦 伤了,那几年苦苦 现在才成这个样子。你啊三佬我两么去卖一天炭 么去买两斤米票, 么又去买两三斤玉米,只是回来这样吃,是得这样喂啊你说,米票啊出钱,么你买的五斤玉米是啊出两块钱,么你买米票一回,你买玉米一回,是一拿回来就拉拉整整是搅给 娃娃面糊吃是啊搅给吃尼,哎 那几年是那样过尼。

现在么哎米饭都带想吃不想吃,那几年是当真是过透了,像你奶说些,这边你啊太是 像我们这样不苦过,他们么是因为那几年我们啊三哥教学么有钱,你奶我们这样是硬 砍实价苦尼,去那拿一分钱,喂儿女么就是之日去烧啦一背炭么,明日又去卖,卖卖 整整是啊买粮食回来吃尼啊,你说是,那几年是这样苦尼,现在么卖什么只要一块钱, 那几年是买什么是要两块钱,买点米也是啊要米票,那几年尼生活和现在尼生活是左 着一半多尼, 我们两个现在就去了烧炭,现在就去是去烧的一挑一背炭是,明日是一 半夜就去了,么去卖炭,么这回么又去砍猪圈木头卖么,也是早早整饭吃早早就去么, 吃什么饭面糊水吃去点么,去砍么砍砍整整明早起又一半夜啊抬起去了,抬起去就啊 去卖去了,猪圈木头,卖么给是又啊买回来给娃娃老尼小尼吃尼,就不只买得五六斤, 那几年过了生活是这 样尼哎,现在么享福一半咯,现在一半都多了,三分抽一两份多 都享福了,那几年哎,有的时候家里老小一样都不有的吃,城里买了点麦子面回来就 啊喂娃娃给老小吃,那几年只是这样过。

民:那个时候你家有几个人吃饭?

辉:那个时候我家有八个人,大的那些一起死了,才有六个人吃饭,啊爹死咯,大尼娃娃一起死咯,么有六个人吃饭,六个人吃饭就分得六个人土地。

民:啊太你生的几个娃娃?

辉:我生了姊妹十个,现在独独在姊妹四个,姊妹四个都还不成家尼,你大佬小佬都不成家, 你大佬是讨了俩个了,死了一个,跑了一个,你小佬一个都不有讨过,么我说他说啊宝媳妇找个啦,看看问个,我这是苦不赢,他答应我说我妈嘛说,嘛说是我苦不赢啦,我是生了十个尼,你说一个两个该,现在一身病就是这样了,现在一个人只给生两个都是这里疼那里疼的,哎那几年吃尼又不有。我生了姊妹十个,那几年我妈也是生了姊妹十个,我也是生了姊妹十个,姊妹十个现在独独只在姊妹四个,这分土地分到户时候么六个。

民:怎么会死,生病吗?

辉:病病就死了,那几年像现在这样医院不有,就是疼起来要背去洛党去医尼,医也医不好，那几年不像现在到处都有医院,哎 啊银你啊祖我俩过日子是过饱过够了,饿够了,日子过够了,娃娃又小做也不会做,那几年又喂老又喂小,那几年八个人吃饭,只有我们两个劳动力,我想着是要喂大起来,你看喂大起全死了,分土地只有六个人吃饭,最后我们杨妹死,杨妹就是和你爸爸同岁。

民:六个都是生病吗?

辉:嗯,一起生病,这样病起么这样找给药吃那样找给药吃,磨刀石小医生这样去问,吃吃不着,随后么那个都背到洛党医去尼,么洛党背去背去,不好啊,小玉凤呢还不是那个都背到洛党,背去背还不是就那样死下了。我们是路上那样不死,就是医回来医回来么, 小医生那里认得点药么又背去么不好,唉呀 大人呢 ,成一身病娃娃呢,小石妹 我这个儿子是和小叮生同岁呀,我第二这个儿子是和你爸爸同岁,不死的话,你看你爸爸 死时怕有五十几。

民:嗯。

辉:是莫死的话,也有你爸爸这么大啦这个么, 是最后死啰。

辉爱人:我们那个儿子是伙食团下放后才死的吧?

辉:是伙食团下放 一家一户收玉米种地了，他还帮我收玉米帮我筛豆,最后死的娃娃就是他了。

民:阿太 你讲讲伙食团那个时候?

辉:伙食团时候啊,哎 阿乖 ,伙食团时候么, 讲起头晕啊,莫说吃过什么, 早起是天刚亮,一见亮你就要去, 如果说是你一见亮不去, 你不到做活路处, 就是要扣你工分, 不抬给你饭吃,如果说你一见亮 ,你就到做活路处啰,饭也抬给你吃呢，工分也不扣。你这娃娃哭，又不得领娃娃一早起, 莫说一天,就不给娃娃洗洗整整 ,娃娃洗完么, 给包起来睡下就走了,去了么 你就是要背粮 还是做活路 就要去那时候,你一满月你 就要做起啦,一满月你就要做起,你就背公粮也好,做活路也好,你说是满月几天还不去这样不得啦。

你帮娃娃洗洗整整 放睡下,怕娃娃闷着 你把铺盖高高垫上, 你就要走,晚上要上夜 班,每日晚上去上夜班, 回来了, 娃娃哭得脖子都哭哑了,肚子又不得饱,一个人么一个劳动力么 ,一两五米, 娃娃老人么一两,只是这样呀, 你说, 肚子又不得饱, 老人娃娃么一两, 我们劳动力么一两五,就是这么大一小盆, 一个人蒸给一小盆饭, 熟也不熟啊 烂稀饭, 就这样呀,食堂不就那样一个大木桌, 碗筷一起放在上面,称 上一两五 ,一两五米,劳动力么 一两五, 娃娃和老人一两,就不那么吃又不得饱, 你劳动力吃一两五, 我们又不得吃一两五,要拿回来给娃娃吃 ,我们就不吃, 那样 过啰 ,不吃还那样做啰,早起天昏昏,晚上回来天昏昏 ,月亮白了都还不到家呢, 啊 嬷唉,那几年是那样苦尼是,那几年是苦成什么。

现在你啊三奶,不是你啊祖啊太,罗世英说现在么人家享福得闲,那几年我们苦伤咯说, 当真是现在三份抽一得闲两份都多,那几年是苦成什么,那几年么就是,食堂吃饭么, 一家打给半小瓢米汤水,一家米汤水打给半小瓢么,一个人就是一两五饭咯,么一样菜 又不有,米汤水就是,不怎么就是香菜,芹菜,么啊去找三四个人,么找回来么,扎扎 整整么,淘洗出来么,锅上焙给下么,饭里拌上,么一个上么拌上给一两饭,么那个菜 就是净净菜咯,芹菜香菜,么就不是那样吃,那个饭就不是一颗半颗,么食堂么就不是 那样吃咯,那只是饿不死那样。你啊祖去坝田是,一天啊叫坝多少是就啊坝多少,一天 坝三班半种,么人家朝后是二十多个三十个栽秧人跟着来,是他饭不吃吃天天那样坝田, 不吃吃去那样坝,天天去那样坝,么一样不有去那吃去,朝后人家栽秧人是跟咯来,你 坝田是你要坝去,一天坝三班半种是啊坝,哎呀,那几年么,当真是饿透咯,饿死咯。 我大哥李斌是饿的不会动咯,大哥李斌是饿病了,么还不是不得,还不是啊做,那几年 是哎呀,饿成什么。

一年杀小个猪食堂吃饭,么一年杀小个猪么,啊说过肉气气不有,就是那点菜水,那小 点菜水么一家打给小点,只这样,那几年是饿什么你说,啊吃饭啦,饭吃么啊去挖地去, 一年杀个猪么就是只是那么吃么,哎呀,食堂吃饭么。

我说现在我们小喜他们在食堂吃饭那样不知么,去那够吃,去那够吃哎,一两五米这样 大伙子去那够吃,么你就大伙子劳动力还不是得吃一两五嘎,那娃娃和老人是得吃一两。 炸山叶磨磨么,去磨那个玉米么领带玉米骨头一半,玉米粒一半,么就那么吃。那个菜 籽杆淀粉,稻草淀粉,那个菜籽杆么苦是苦么,涩是涩么,多是菜籽杆是,么只立得这 么一小点粉,只这样。那个黄泡拿回来么,干干晒晒整整么磨磨,什么去那干干晒,湿

湿磨磨整整么,面里揉上么就是一上称给一斤,甘蔗渣,甘蔗渣拿回来么就那样吃,那 是去远远处拿去尼,那的去那云县拿去尼,劳动力去背去尼,背回来么就不是那么吃, 你说那几年是就不只那样吃,是好饭那样又不有,么你乱的说这样净净米不有,面果(玉 米饭)怕么啊嘛一个人称给两斤这样噶,么差不多些,哎,那样净净面果都不有,啊揉 菜吃就是,么你菜拌上还不是一个人啊称给两斤那样又不有,一个人就是啊一斤,带菜 带饭就一斤,么我们么大人么就不有得吃咯,就拿回来给娃娃吃,那几年就是讲老古本, 现在讲起讲老古本,认不得那种还说那样得不是,那样咋吃过喂猪该,就是这样吃。

民:那么那个时候咯发饭票?

辉:我们这不发饭票嘎。

辉爱人:饭票不发过。

辉:不发,是发饭票就好咯,不有发过饭票就是得,是说面咯,米和面是就是啊拌菜是,那个面么,什么都拌上么,揉揉整整么一家称给一斤,么它不是净净面果不是,什么都拌 上,那个米么香菜,芹菜。

辉:随后勘察队说就是他提这种意见是活尼,么人家干部不拿给嘛,啊拿布么人家干部就不 拿给嘛,不拿给么,你啊祖去要说这牛子背心驼烂完了咯,子背心一起烂么,啊要那个 糠包,么装上么那个牛子背心才不烂,么不装上么它不是一起烂,那些架架得架架啦, 么他们么就是不拿么,么那个布么是啊出钱尼嘛,么他们就不买给么,不买给么,那晚 上你啊祖去那说么,说是我这个戴上给我顶帽子这样说,随后么勘察队那些那在尼,那 些还不是说,你啊祖说尼话的对尼,根本是啊叫给队长,不叫给队长啊叫给谁,么牲口尼糠包不有是,么子背心驼烂完咯,么他们说买糠包这些是啊拿布买尼呀,啊拿布缝尼, 咯是人家就钱不拿么,就不拿布缝嘛,哎 那几年过日子是过急了,过成这样。

说那些干部是人家得吃饱饭是犁田,你在祖还不是天天去坝田,一天坝三班半种是, 一样都不吃是,就不一起来起来微吃罐么,牛赶起就去了,么一样不有去那吃,家头 是一样不有咯,那食堂有一两五是,啊抬回来给娃娃吃尼,六七个娃娃是啊吃,就不 吃吃那样坝,你啊祖是得,那几年是年纪轻嘎,只是三十多岁四十岁么,他年纪轻么 得尼,就不吃七八天他也得尼,么你再帮他那一两五饭吃了是,么娃娃不有得吃了咯, 么就能自己不吃么啊拿回来给娃娃吃。他么就歇气些气烟吃颗颗这样呀,那几年是干部饱。

辉:老黑婆我们几个是镊子房(加工房)这样前头一点半,地上是人家一起干净扫了,前头 一点半点扫扫整整扫得一小碗,是那背么给背起,么这回回来么。回来么一家两把么三 把么,么去挖上药,山药挖回来么,细糠拌上那么吃呀,么说,山药和细糠拌上么,山药粑粑这大这大,捏几个么,只那样吃呀,你说吃什么饭哇吃什么饭,哎，吃什么饭, 下去下去么去扫细糠么。